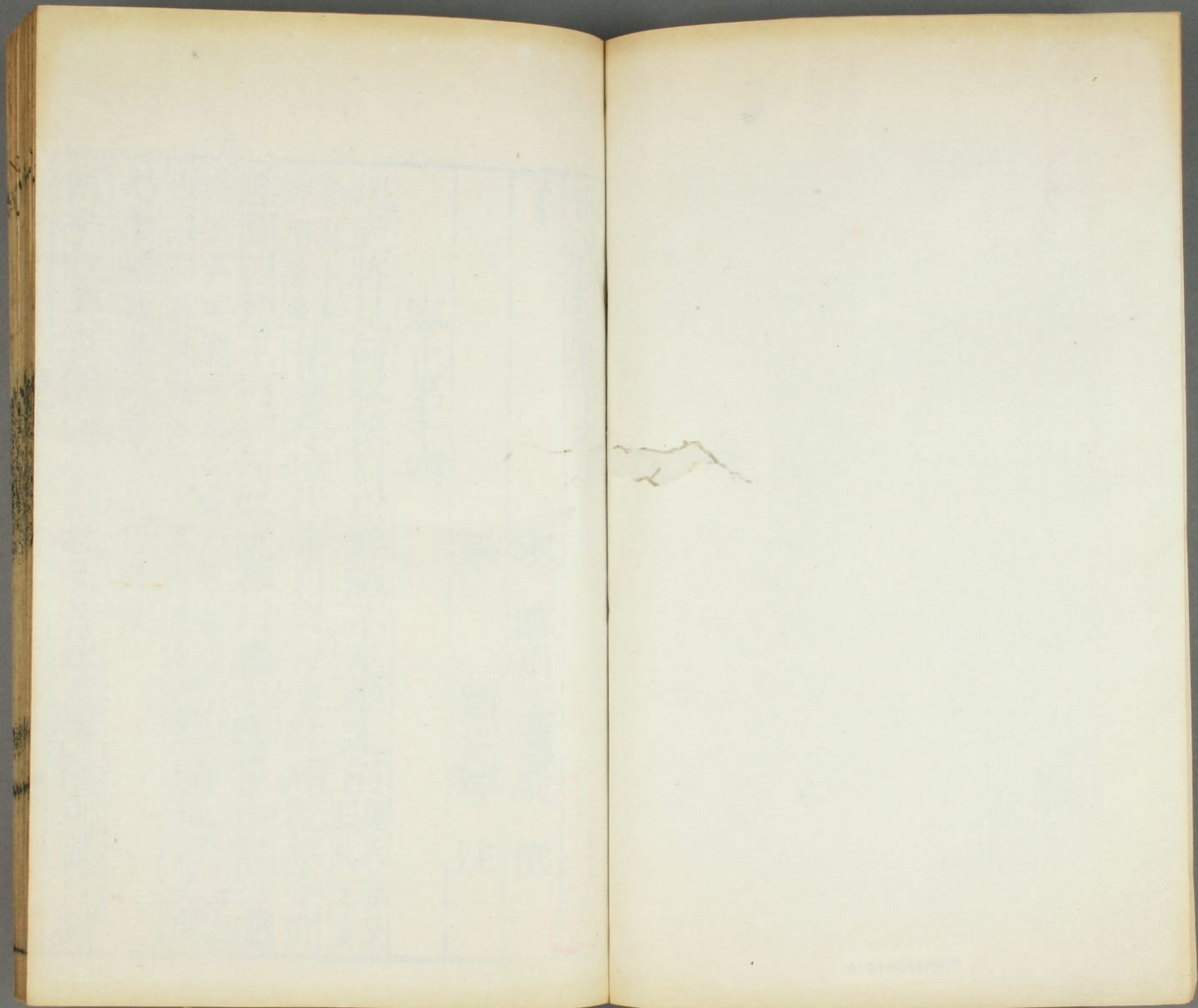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1
5



文庫 11
D 311
5

010190566035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

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魏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揚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執湯盥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

善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

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

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取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

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

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

問江東間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

骸不加飾屬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見者歎曰蕭蕭

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

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

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

目不暇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曠少時挾彈

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頰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石投之亦滿
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
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人
故事曰岳與湛
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
惜病困詔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
君未見其父耳廉已
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
肆意放蕩悠焉獨鳴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
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
生共坐若明珠之
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
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任至脩武令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暘若

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

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韶甞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

羸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

五日嘗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嶠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住

至新形貌旣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下石

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未有謠歌側側力放馬

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

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

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

輿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壺不許温嶠及三吳欲

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

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

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

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

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

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

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

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

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

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當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獲屈其迹而

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

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

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外劉真長謝仁祖其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

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

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司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温為温嶠所賞故名温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

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孫胙不終雅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巳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

儀操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王仲祖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鬻兒時人謂之遠也

時人曰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遠啓之曰

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

孫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

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

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

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

止端公亦萬六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

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

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

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

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

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山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

人父劬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又義興水中有

蛟山中有澶跡一作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異三橫唯餘其

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

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乃自吳大敢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

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

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還處曰此是

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死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

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

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多逢穎雖處鄙事

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

降神之曲成狀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

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騶耀質廊廟必能垂

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

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

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

王羲之臨河叙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姪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

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

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千景人父馥中護軍昶於嚴有志

弟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嘗見王恭乘

丹廬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

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初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以從証吳道中卒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

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

以士為墮四邊高似壚也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

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

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既

敢取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又於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三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

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二可卿而

致哀如是答曰棟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

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

膺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

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

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

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挾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

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志謠徵曰文康

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

翻翻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

上時翻翻如飛鷁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

不入草薨下都葬焉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

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霄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

法虔道林

同學也。儁朗有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理義遁甚重之。牙生輟弦於鍾，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斷之，聖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開，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斲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溢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殞。

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時，俊又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怒為驚，我亡後若大損，服食則呈此，痛惜。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葬於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

木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繇繇，不與氣運俱盡耳。王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列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鬱，為荒楚，立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人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見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安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奢，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

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

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時不

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

率有大度為孫思所害曾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聯之以泰元十四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

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

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明錄曰泰元十有一

人命應終有生緣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

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

亦通塞請以餘年伐也師曰六生代死者以已年長

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葬亦

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

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

即漬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穰穰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

赴山陵故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

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

隸羊氏譜曰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

孚即欣從祖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子曰噫天喪予子

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卞見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還半嶺許聞上

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眴之籍乃嘍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迫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

論所言皆曾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

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間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赤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公遷散騎常侍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

白耳乃荅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弟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琴善草隸與

兄式齊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

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

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年廞

嘗為二府辟故号李公府也武字景則廞長兄也思

理儒隱有平素之吝渡江累遷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予弟

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瀟

人驃騎將軍充弟五弟也雅好

高尚徵聘一无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
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
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

山志存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肥遁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

真李軌注曰沈冥猶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

嘉大亂愉入居海山中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

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修然而退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

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

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道逸桓冲嘗至其家麟之

方條桑謂冲使君既在駕光臨宜先請家君冲遂請

其父命麟之然後乃还拂袒裼與冲言父使麟之

自特濁酒菹菜供賓冲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

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

周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

曰唯有刘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洪方

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

初庾亮臨江州開翟湯之風東帶躡屐而詣焉亮禮

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

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

動也終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

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

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表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

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占布衣蔬食悽達蓬藋之下

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

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瘡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

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達字安丘

諱不就國人祖碩父緩有名位

速以武勇顯有功封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
廣陵侯仕至大司農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嘗

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菜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

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

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住舊居與所親

書口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

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擅道嘗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

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齊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

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

博上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

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

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

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屬項梁也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七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意寧元年呼韓邪單于求朝

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君木蜀郡犍人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嬙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中外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造次不能別房惟昭君志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習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否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遠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者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毋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鴈門
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好帝遊後庭嘗欲
與同輦婕妤好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好對
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
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

中園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后

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

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

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音不臨魏書曰武宣

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

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一

十太相納於譙性約險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

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

虞韞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韞既沒文皇帝敬

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

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上人疾之對

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

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

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

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儼

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奇醜交禮音允無

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

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

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

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貞順言謂辭令容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

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

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

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

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

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

非次將如其罪允妻阮氏既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

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

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矣日限在前帝前取事

視之乃釋然遣出望

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

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

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口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

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

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絛大將軍

世說新語卷下

七

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
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
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
所謂著繡書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
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
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
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
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
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
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

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

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

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

傳振等論才性同異行於出魏志曰廣有志尚李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

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

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

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父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囑于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墻以視之達旦

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

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

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箸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

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冲太原

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

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

黃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

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

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郭氏語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

李氏有淑性今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

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

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救充迎李槐怒揮臂責充曰刑定律令為

佐命之功我自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

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

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

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肯還謬矣且郭槐疆很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

也虛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

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

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

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

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黃鵠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

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娣姒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胃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

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

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

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

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䟽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

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妾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詳未知名舉孝廉詳未投逵宿于時木雪積日逵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逵母湛氏語逵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鬚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逵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逵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逵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卓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逵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逵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逵使交結勝已逵少為尋陽吏鄙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
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
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
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
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
為卜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

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
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
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
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叩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
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鸞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
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鱖餉母母不
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侃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嘗著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
明帝女南康長公

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

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

而還如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
知之後知乃授刃住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

梳頭髮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

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
小字庾氏譜曰友

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

歷中書郎東陽太守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
娶宣武弟桓豁之子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闈禁不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

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

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温殺庾

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温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

王恬女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

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情已見郗

重淵淵少子性韻方敏和正沈筐倒庋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

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

奕弟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九彦秀者或曰封胡

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鞠下範

外孫荅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立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郝氏譜曰劫娶汝南周閔

女名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

卿問眼耳未覺惡不

荅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

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卜鞠是其次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

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大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

軍人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

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

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

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

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

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

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

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

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

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

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

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校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

有漢時收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今又君

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

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

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

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

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

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

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成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

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

呂校大樂本音不和絲漢至魏天長於古四分有餘

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

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武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卜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

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

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

羊祜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程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王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林語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癖傳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郭答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一豕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

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

親體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瓦

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菑縣從事

言到臍督郵言在菑上住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

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

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殺主人妻產而兒

積口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

勝中軍妙解經脉中年起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

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

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

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脉處方始

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傳玄彈碁賦敘曰漢成

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

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

頭拂其妙踰於帝典論常自叙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

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也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

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徽碁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西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六材扶持之樓即積

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殿簿曰陵雲臺上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百文韋仲將京兆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書曰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

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

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子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

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睚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世說新語後
第二頁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

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

兒即系也

章錄曰系字弟魯

止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

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

回坐傾睐移晨達苴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

亡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弟祖濟陰宛句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

非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

如務光曰彊力忍誦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

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上況讓乎負石自沈於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

博物志曰堯作

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

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

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顧曰謝云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空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卷之四曰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勳多誕所題明帝去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輓轆長緝引上使就題之家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

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最會善書學荀

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

閑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音促夫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最知是鍾而無

由從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

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

世說新語

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昂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性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

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為無用不宐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

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

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對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範之遷丹陽尹之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二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

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

延師之任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宐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

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相籍飲敢不輟故魏

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宐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

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日婦人之言

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論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和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和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上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

使内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文府

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厨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

伶太始
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

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

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

又問惡乎其自在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籍曰

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

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

阮仲容也咸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大布犢鼻幃於中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

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

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

阮步兵也籍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嗔畢便去或問裴凡

阮步兵

裴令公

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

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

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

若無人惜哭泣盡哀而返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

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格斟

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沙儀

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達教尚峻迨元康中遂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

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

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

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

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

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

上搢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世說新語卷下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
視元稹敗而不救和曰元稹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稹樂安博昌人
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
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
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齋半酒請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
復用也報刺實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酌嘯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
脩性簡仕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嘯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子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
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葦覆水是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
我高陽池也襄
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即時一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

了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所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

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釀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門之祖曰昨定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徒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士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欠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久羣嘗書與視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麩

麩事羣已見土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



周顓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
顓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頗無怍色有司奏免
顓官詔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持原之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輒不
競嘗一過大輪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瞻有儁朗
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色立
朝百寮嚴譚貴遊子弟

莫不至庾公許大相割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

真終日無鄙言重其
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謝以
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
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
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衛永
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篠覆之時峻

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是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湘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奔

郡奔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

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

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往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臨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

旌命所加必延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使下

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東尚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

王蒙劉惔其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

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白應來乃遣要之

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反再請即回輕馬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

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

道陳郡陽夏人魏中

郎令漁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宣武

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

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

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彦道邪遂其戲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彦道不郭子曰桓公傳藉失數

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人喚即脫其裝其

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脚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

及在會稽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

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山於會稽性好

川靡不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

女皇適殷浩小妹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名女正適謝尚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村臨江去荆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

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

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

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

一字遺民已見

北齊書卷之七

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然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復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宐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

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

神魁悟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甃甃

云阿乞那得此物

阿乞恢小字

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見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歲

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

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荅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還了無忤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

闕觀宇内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荅曰民已有前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遠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
標音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
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土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
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為羞桓温常責之云君太不逮
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之始任荆州後
在温府以家貧乞祿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
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席起
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
乃足首且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揮扇云我只見
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漸回
矣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

宏綱不存小察甚為為吏
吏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

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

晉東官名曰湛字處度高
平人張氏譜曰湛祖疑正目

郎父曠鎮軍司馬
湛仕至中書郎

時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
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
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
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
謂之三絕今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日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鵠鶴袁山
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

車騎王友
洽別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荅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駢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

書云四海過客入音何樂喪之有口今喪有挽歌者

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解

亭自劍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

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

人街枚執樂喪者耶按莊子曰紳緇所生也其斤皆

司馬彪注曰紳為引柩也斤疏後也皆用方也引紳

所以有誣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

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於齊其將公孫夏命季康實

社稷曰虞殯送葬發示之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

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

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因

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

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微之任性放達

口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

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簪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

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為諫也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有不臣之迹故抑玄

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

咽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歎曰靈寶故

自達

靈寶玄小字也與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自為天人宣武嫌其三

文復言為神靈寶無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

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

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再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忱

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

世嘯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譜曰蘇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蘇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蘇當表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蘇反喪服蘇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蘇蘇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故

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栳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

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裋在

坐不與焉裋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

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

阿戎語就戎必曰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拓三人各自得也
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材樹乃激水以潤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
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而清言
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驕聞康名
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簡貴幸乘肥衣輕肩從如雲
康友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
事而遂

嵇康與呂安喜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

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
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

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擇而還
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弟願獨坐
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
語載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

陸士衡初入洛客張公所宜請劉道真是其一陸既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
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

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

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閱

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

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荆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荆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幘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箸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

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既焚孔子還朝曰傷人乎又問馬比死多少

荅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

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

活許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

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

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

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

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

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郝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履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請子超自盛名且獲寵於桓溫

敬情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

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儻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